

書叢創

采尼到華本叔

著銓陳

行印局書東大

在創叢書
從叔本華到尼采
陳銓 著

林同濟 陳銓 主編

大東書局印行

1946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初版

在創
叢書

從叔本華到尼采（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千元

（外埠酌加郵運包裝費）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著者 陳銓

主編 林同

陳林同 銓濟

發行人 陶百川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上海福州路及各省市

在創叢書緣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引起人類文化歷史上一個空前的大變動。人類必須重新創造一個新的文化——一個能够使人類幸福生活的文化——這是今後刻不容緩的工作。在這一個工作開展的中間，全世界的思想家，都要「重新估定一切的價值」，因為我們正處着世界精神進展的轉變關頭。

中國舊的文化，不能應付這一個新的局面，已經是有識者所承認的了，但是新的文化的創造，正是千頭萬緒，莫知所從。同人有鑒於此，各就多年觀察思考所得，筆之於書，集爲「在創叢書」。目標雖則相同，立場不拘一致，無論在哲學文學藝術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方面，只要能够有新的見解，新的貢獻，用流利曉暢的文章，發表對於新文化創造的結論，均歸入此集。希望這一些結論，能够供給有心人作參考。

在創叢書編輯委員會

林同濟

王韞愚
雷海宗

梁宗岱
陳銓

啓

本書內容述要

叔本華和尼采，是近代意志哲學的開山祖師。他們對於近代世界文化，曾經發生深刻的影響。但是叔本華代表悲觀主義，尼采却代表樂觀主義。在初期的尼采，差不多完全受叔本華哲學思想的支配。怎樣從悲觀主義轉變到樂觀主義，這是世界思想史上一段最饒興趣的過程。陳銓教授，留德多年，精研二氏的著作，數年前在「戰國策」上，發表關於尼采論文數篇，曾經引起各方面熱烈的反應。此書更就二氏思想，以流利的文章，作深刻的介紹。全書十萬言，分上下二篇，上篇討論從叔本華到尼采，下篇介紹尼采的思想，為中國唯一闡明意志哲學的書籍。篇首有林同濟先生萬言長序，對於尼采哲學，尤多獨到的見解。

序 言

林同濟

——我看尼采——

(一)

陳大銓先生寫完這本冊子，囑我作序，因為他曉得我生平是愛讀尼采的。

的確，人間三部書，我百讀不厭；莊子的南華經，柏拉圖的共和國，尼采的薩拉圖斯達。莊子談自然，柏拉圖談正義，尼采談最高度生命力的追求。他們所談的問題不同，所以談的立場各異，但在他們各個的範圍內，都創出一家之說，蔚為千古不磨的奇書。

讀書難，讀奇書尤難。是那一位哲學家說的：真理如井水，許多人對它探看，只發見着自己的魔形。同樣的，奇書如井水，魔見其魔，神見其神。讀尼采而要真正得到其神處妙處，恐怕比莊子與柏拉圖，還需要有心的讀者！

陳先生以研究歐洲文學思想的老手寫了這本尼采的述要，大是快事！我只望下面所

從叔本華到尼采

序言

談的話不至畫蛇添足。

(一)

我覺得讀尼采，第一祕訣是要先把它當作藝術看！

尼采自己曾經如此說：「把我輩哲學家混做藝術家看，最是我輩感恩無既的。」
Alois Riehl 的評語却也有道理：尼采本人毋甯是一位藝術家被混作哲學家看。

事實是：尼采就同莊子柏拉圖一般，是頭等思想家，而期期也是絕等藝術天才。我們對尼采，應當以藝術還他的藝術，以思想還他的思想。據我個人的經驗，能夠儘先以藝術還他的藝術，我們不但可以了解他的藝術，並且對他的思想的了解，不啻也打開了一條大門徑！

什麼叫做儘先以藝術還他的藝術呢？就是放開你腦筋中現有的一切問題，把尼采的寫作當作純藝術來欣賞，就同你欣賞達文奇的雕畫，貝多芬的交響曲一般。換句話說：審它的美！

審美並不是一種優閒懶散的消遣，它是真正的心血工夫。克洛齊說的好：審一個藝術作品之美即是對這個作品再度創造。這就是說，設身處地，儘你的才技所及，來體驗原作者從頭至尾的創造歷程，把那整個作品在你心目中重新創造一遍。關鍵尚不在能否與原作者的經驗完全相符（這是不可能的），關鍵乃在那體驗的尋求。體驗到那裏，便審美到那裏。體驗創造，這叫做真正審美。捨乎此，不足以談審美的三昧。

創造是人生最偉大的作用。一般創造之中，只有藝術創造，是無所爲而創造，純爲着創造而創造。它最可以表現生命力的本性，因爲它最能夠代表人們生命力自由，活躍，至誠成物的最高峯。審美就在體驗這個生命力的本性頂峯。它是一種創造的感召，而也就是創造的本身。審美與藝術創造，性質本一樣。所以，審美退化的民族，其藝術創造的成績亦必退化。因爲推到底，兩者本相同——同根源於生命力的飽漲。

尼采是生命力飽漲的象徵。混身生命力，熱燃着五臟四肢，要求發洩。又加上那副極敏銳的神經，就等於最精細的氣壓錶，空間最輕微的壓力變遷，都要立刻在他的體魄

上發生強烈的反應。積弱的身體只激進了生命力躍躍欲出的傾向。於是愈病而生命力愈加輔悍，愈老而生命力愈加熱騰。尼采是人間極罕見的天才，顯然脫離了年華的支配；他那管如椽大筆，真是愈揮霍愈生花，鬼使神呵，直到最後一剎那也不少挫。

尼采的寫作，是生命的淋漓。熱腔積中，光華突外。他創造，因為他欲罷不能。他的寫作，竟就像米薛安琪所描繪的上帝創世，純是一種生命力磅礴所至的生理必需，為創造而創造，為生命力的舞蹈而創造。在這點上看，他的文字，真是藝術之藝術了。雖然他有時也像庖丁一樣，解牛之後，不免躊躇得意，自命其思想空前，其文筆為德國開生路，但當他正在創造時，他顯然只是一股熱騰騰的生命力在那裏縱橫注瀉，霍霍把橫塞胸中的浩然之氣妙化為萬丈光芒，文字與思想本不是他的目的。目的？他本無目的！他只是「必須如此」，只是生命力的一時必要的舞蹈與揮霍。文字與思想在那時只是創造的工具與資料。

說來也怪。像他那樣熱烈的情懷，論理應當選擇一個適宜的表現介媒。舞蹈，我以

爲最配當了。只有把整個娘生的身體猛投進來狂舞一番，方可以發洩他胸中的混沌與節奏。其次可能是音樂。尼采自己對這兩科，本也推崇備至。他的「生命之歌」就是他自己譜曲。至於舞蹈，他不是說過嗎？「我的上帝是舞蹈大家」。然而他却偏偏顧而之他，有意無意中選取了哲學與散文做工具。好像命運作怪，最富戲劇性的一位藝術家偏偏要結緣於最缺乏藝術性的侶伴——哲學與散文。妙用命運，硬把這兩位侶伴結合起來，產生出一套頭等藝術，千古以來，只有尼采莊子柏拉圖三人了，而三人之中，我以爲尼采的作品最攪動心魂！

面對着這種希世的藝術，我以爲第一義務是審他的美。是第一義務，也是無上權利。審他的詞章的巧妙，音調的鏗鏘，乃技之小者。在創造靈魂前，應當以創造靈魂來印證。我們要探到形迹之外，探到藝術的源泉——即是創造者生命力當時的蓬蓬活動。我們要體驗到他的創造歷程，以至於藉他的創造而激起，鼓舞，完成我們自己的創造！一個必需的條件：審美者要先做到「無我」的工夫。在創造的剎那，只有創造的神

境，沒有人間的利害是非。人間一切的一切，只可供創造者無中生有的取資，而不容變成為創造者的心與手的滯礙。因此，要體驗創造，也必須先證見到這種超絕無礙獨來獨往的純火之光。我執法執，一概剷除，持着一朵淨空的心頭來照取那對眼的希世奇物如何烘托出當日那位希世奇人的胸中塊磊，而後再化為那位奇人的本身，照取到他當日如何得心應手，左右逢源，在不可分別的苦痛與狂歡裏，宛然擲出那一朵千秋燦爛之花！

我以為永古最可寶貴最饒意義的場合，就算是這種創造靈魂對創造靈魂的心心相印了。當日拿破侖咄咄到歌德，破口便叫一聲：「這真是一個人了！」我想這剎那間，兩位巨人，相視微笑，彼此深深證到的就正是彼此深深同有的那一點獨來獨往的創造靈犀。他們政見的同不同，道德觀的脗合與否，在這剎那間都成為題外的問題，無關宏旨，孟子談尚友古人，讀其書，論其世，以知其人。我以為要知之深，端在要證到古人所以為創造火光的那一點！

三四十年來的中國社會，到處籠罩着現實爭鬥的氣味。一椿特有的收穫：智識界

般人，個個滿腔成見。叫我們今日來做一點無我的工夫，對藝術家取得純創造的會證，無乃不可能？然而呀！讀尼采而不做這一道工夫，豈不是可憐的悲劇！而對着一個曠古的藝術奇才奇品，你如何還緊抱着你那萬般人間成見的紛紛，而硬心拋棄這個絕妙的因緣，~~匆匆~~來探一探生命的頂峯，創造的純火？

(三)

無聊之徒以藝術還他的藝術，我們再來談一談如何了解尼采的思想。

尼采的思想！今日這題目幾乎不堪提及了。尼采自己已有句話，竟已成了痛心的預言「偉大的思想家要靠其被誤解的程度以成其偉大」。千古思想家，尼采可算爲當代最被誤解的一人。咀罵者誤解，崇拜者一樣誤解。

癥結在那裏呢？曰，正就在大家忘記了尼采文章是藝術。要以思想還他的思想，你必須透過他的藝術氛圍。

尼采的真意是不能直接從字面上認取的。越是他的精采處，你越要小心，他自己暗

示了：「每一佳句都是藝術，要了解每句的意義，必須從其藝術上猜射。」通例說法，這就是讀詩與讀散文的不同。讀散文，其真意可順手接過。讀詩，其真意宜間接「猜射」。而尼采的散文幾乎是句句用詩的精神涵育出的。

因此，迂學與粗漢，不當讀尼采。迂學拘泥咬字句，必要誤解害理。粗漢鹵莽吞文字，必要誤解害事。他們所欠缺，恰恰是「猜射」的才情。

如何是透過尼采的藝術氛圍呢？曰，一要了解尼采文字的象徵性，二要了解它的抒情性。

尼采之所以為上乘的思想家，實在因為他的思想乃脫胎於一個極端尖銳的直覺。大家莫要把思想與邏輯混為一事。思想是真理的見到。見到真理，可以借手於邏輯，但一輩子玩邏輯的專家也可能一輩子摸不到真理的點滴。歷史上超絕古今的思想，大半都由直覺得來。尼采不愧藝術家的本色，最富直覺能力。「不要相信任何思想不是由你散步中迎面摸來的！」試想像這位孤寂的真理追求者，獨步於斯洛士馬利，西西利，尼斯。

都靈的山徑水濱，爲人生求出路，忽然靈感觸來，一條金光落到心頭，剎那間他對真理有所見，回家後，提起筆，寫一篇純邏輯的冷枯文章嗎？不可能，在尼采，這是生理的不可能——直覺得來的思想，要將直覺送出去。直覺得來的，所以尼采的思想，往往單刀直入刺到人所未刺的肯綮。直覺送出去，所以尼采就像畫家作畫，忠實看到的，便忠實寫到。他不留情，因爲直覺裏無所謂情，他大無忌，因爲藝術家不知有忌。邏輯呢？當然邏輯也有其地位。不過是尼采采用邏輯，而不是邏輯用尼采。他化邏輯於藝術之火中而鑄出他所特有的一種象徵性，抒情性的哲學散文！

一切藝術都是象徵，都是抒情。在某種意義下，我以爲藝術實可叫做象徵的抒情，或抒情的象徵。象徵是借形表意，抒情是化我入物，二者合而藝術成。

這裏所謂形與意，應有界說。通常人爲的物品，有體有用，而藝術則有形有意。形與體異，因爲形超實質而是一種具有節奏與和諧的配合。意與用異，因爲意超實利而是一種屬於妙道而靜觀的意境。凡是藝術必須有意，但意必須附託於形。凡是藝術也必須

有形，但形不過所以表意。我們對藝術，可以依其形以會其意，決不可認其形卽是其意。

這裏面實有個根本的理由。形之成，根據於點、線、體、色、音、字等等因素的組織。所以形之成，勢必有所限。一、必限於具體——官能可觸的呆板實體。二、必限於殊相——個別特成的存在。意乃是一種精神的活動，它的性質與指歸都不免與形相對立。意的性質是空靈，當然超出於官能界的實體。它的指歸在抽象，不能拘滯於個別特成的範圍。拿着勢屬有限的形，來表現勢歸無限的意，是一種永恆的矛盾。而藝術家的趣味與工夫卽是要在這矛盾中求成就。本爲抽象的，必須被具體化起來；但具體化的結果又必須涵蓄着一種迴射抽象的功能。形永遠不是意，透過了藝術家微妙的手法却宛然取得了「暗示」及意的作用。這就叫做象徵——藝術家變意爲形，借形示意的辦法。所謂透過藝術氛圍求認識者，也就是如何而領受這暗示。如何而可呢？曰，領受暗示，須要「猜射」工夫：從具體猜射到空靈，從殊相猜射到共相——從有限猜射到無窮之那

邊！

見具體而即着於具體——一切迂學粗漢都是如此撲殺了千古藝術天才的。讀尼采，最忌見具體即着於具體。

尼采的藝術才情使他特別喜歡象徵法，喜歡以具體假裝空靈。他慣用絳聲繪色的意象，慣用比喻與寓言；這些原都是藝術人的本色，尚不至橫生誤會。最當留神的，是他不用意象與比喻而說象徵話之時。這種象徵話，可叫做喝理象徵法。中國禪宗師祖所最流用的。這法的特點是說偏說反。說其偏以喝出理之全，說其反以喝出理之真。聽者因此也必當曉得如何依偏以尋全，就反以捉真。究到底，仍不外上面所提「暗示」與「猜射」兩點。

尼采關於文化與人生，社會與政治種種現象，種種問題，不知說過了若干喝理象徵話！你如果笨頭笨腦，見偏而着偏，見反而著反，曉不得向具體文字之外，體會他另有的空靈意境，你看罪屬誰家呢？例如他的這幾句名言：

「你們說，有道而戰，雖戰亦神潔。但我告訴你們吧，善戰而戰，何道不神潔？」

再如他大罵國家，叫現代國家爲：

「一切冷酷妖物之最冷酷者！」

「必要毀滅國家，不多餘的人們乃可出世！」

你要解如何解釋呢？說他慫恿戰爭，他如何又要毀滅國家？毀滅國家又何以作戰？却是——尼采的真意何嘗在戰爭與國家？他只是要說這舊門精神的神聖與去應制個性發展的絕對不可容，就譬如莊子大呼「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不過揭發戰國時代「法令滋彰」的弊病，難道真叫我殺聖人？

（四）

藝術之所以爲藝術，不僅在其爲象徵，而還在那象徵裏澈透着一種抒情性。抒情在這裏，不只作抒發感情解。昔人慣認藝術爲情感的產品，這見解在今已成戲論。第一個